

人如佛書所謂為最上乘者說故其言每每過高三難也又其筆端鼓舞變化皆不可以尋常文字蹊徑求之四難也況語脉機鋒多如禪家頓宗所謂劔刃上事吾儒書中未嘗有此五難也是必精於語孟中庸大學等書見理素定識文字血脉知禪宗解數具此眼目而後知其言意一一有所歸著未嘗不跌蕩未嘗不戲劇而大綱領大宗旨未嘗於聖人異也若此眼未明強生意見非以異端邪說鄙之必為其所恐動或資以誕放或流而空虛則伊川淫聲美色之喻誠不可不懼希逸少嘗有開於樂軒因樂軒而開艾軒之說文字血脉稍知梗槩又頗嘗涉獵佛書而後悟其縱橫變化之機自謂於此書稍有所得實前人所未盡究者最後乃得呂吉甫王元澤諸家解說雖比郭象稍為分章析句而大旨不明因王呂之言愈使人有疑於莊子若以管見推之則此書自可獨行天地之間初無得罪於聖門者使莊子復生謂之千載而下子雲可也非敢進之作者聊與諸同志者

共之齋林希逸序

莊子宋人也名周字子休生濠陽蒙縣嘗為蒙漆園吏學無所不窺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其言沈澁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與之同笑謂使若千金重利與之許也子獨不見即祭之犧牛手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綢以入太廟當是之時欲為豚其可得乎子去無汙我我寧遊戲汗漬之中自快無為有囚者所羈於身不仕以真吾志焉庶封南華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一

庸 齋 林 希逸

內篇逍遙遊 逍遙遊者此篇所立之字名之遊者心有天遊也逍遙言優游自在也論語之門人形容夫子優游木如南山有臺曰樂只君子亦止一樂字此之所謂逍遙遊即詩與論語所謂樂也一柳之書以一樂字為首看這老子言中如何若就此見得有些滋味則可以填茶苦矣茶苦一此形容中樂併一樂字亦不說也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

則其頁大異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烟與鷲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捨檣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

此段只是形容會中廣大之樂却設此譬喻其意蓋謂人之所見者小故有世俗紛紛之爭若知天地之外有如許世界自視其身雖太倉一粒不足以喻之戴晉人所謂蝸角蠻觸亦此意也北冥北海也鯢鵬之名亦寓言耳或以陰陽論之皆是強生節目鳥之飛也必以氣下一怒字便自奇特海運者海動也今海瀕之但歌猶有六月海動之語海動必有大風其水滂沛自海底而起聲聞數里言必有大風而後可以南徙也南冥亦海也莊子又以天池訓之齊諧書名也其所志述皆怪異非常之事如今山海經之類然此書亦未必有莊子既撰此說又引此書以自證此又是其戲劇處博飛翔也扶搖風勢也三千九

萬即形容其高遠也去以六月息者此鳥之往來必歇住半年方可動也野馬塵埃三句此是他文字最奇處前後說多不通野馬遊絲也水氣也子美所謂落花遊絲白日靜是也言此野馬塵埃自何而得皆世間之生物以其氣息自相吹噓故虛空之中有此物也此三句本要形容下句却先安頓於此謂人之仰視乎天見其蒼蒼然豈其正色特吾目力既窮其上無所極止故但見濛濛然爾鵬之飛也既至於天上則其下視人間不知相去幾千萬里其野馬塵埃相吹之息亦必如此濛濛然猶人之在下視天上也此數句只是形容鵬飛之高如此下得來多少奇特若如從前之說以鵬為大野馬塵埃為細與前句不相接後句不相關如何見得他筆力水之積也不厚為下句風之喻也坳堂堂上坳深處也其水既微但能浮一芥而已以杯盞之類置其間則膠住矣膠音教言粘住不動也鵬在天上去地下九萬里風自溪

谷而起而後蓬蓬然周遍四海鵬既在上則此風在下培厚也九萬里之風乃可謂之厚風如此厚風方能負載鵬翼背青天言飛之高也莫之天闕無障礙也圖南自北海而謀南徙也圖謀也蜩蟬也鷲鳩學飛之小鳥也鷲或作鷲音預亦小鳥而已兩字皆通決起者奮起而飛也捨突也奮起而飛欲突至於檣枋之上不過丈尺之高有時猶不能至又投諸地控投也言我所飛不過如此且有不能彼乃欲藉九萬里之風而南徙於天池奚以奚用也此意謂淺見之人局量狹小不知世界之大也適莽蒼者三殄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莽蒼者一望之地莽蒼然不見我欲適之
 一往一來不過三飯而腹猶果然果實也
 食未盡消也言其近也將為百里之佳則
 必隔宿春播糶米而去非可三殮而已為
 十里之行則須三月乘糧矣此三句以人
 之行有遠有近則所食亦有多有少亦如
 人見有小大則所志趣亦有遠近又為鵬
 與蜩鳩之喻也二蟲者蜩鳩也言彼何足
 以知此故曰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
 不及大年此兩句又是文之一體以小知
 大知一句結上鵬鳩又以小年大年一句
 生下一段譬喻朝菌大芝也亦名曰及生
 於暮上暮生見日則死彼但知有朝暮而
 已安知有晦朔也蟪蛄寒蟬也春生夏死
 夏生秋死不見四時之全故曰小年實靈
 木名也大椿亦木名也此亦寓言不必求
 其實言實靈之生一千年方當一歲大椿
 之生一萬六千年方當一歲彭祖僅年八
 百至今乃以高壽特聞於世人皆欲慕
 之而不及亦是見小而不知大也久壽也

匹暴而求似之也
 陽之問棘也是已窮變之北有冥海者天池
 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
 為鯨有鳥焉其名為鵬若大山翼若垂天
 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
 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
 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
 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
 小大之辨也
 此段只是前段又翻說一箇證據言向來
 湯曾問棘即此事也棘人名也是已即是
 也據此一句合結在下以結語為起語此
 其作文鼓舞處窮髮不毛也扶搖風勢也
 羊角亦風之屈曲勢也搏飛翔也絕雲氣
 若言九萬里之上更無雲氣人言泰山絕
 頂雲皆在山下雷鳴如嬰兒聲然今人亦
 言雲只在半天是也圖南且謀適南冥也
 言謀為南徙之計而後往南海也斥鴳
 也斥澤之鷓小鳥也飛之至者言我翱翔
 蓬蒿之間其飛如此亦至樂矣又何必他

往哉其意即與前段同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
 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
 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
 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
 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
 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
 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
 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
 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
 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知效一官言其智能可以辦一職之事也
 行比一鄉言其德行可以比合一鄉而使
 人歸向也德見知於一君是為遇合而可
 以號召於一國言主一國之事也此三等
 人各以其所能為自足其自視亦如斥鴳
 之類宋榮子見之大者也猶然笑貌也宋
 榮子之為人雖舉世毀之譽之而不加勸
 沮言不以為意也視彼一鄉一國之士但
 見可笑然宋榮子之所以能此者何也蓋

知本心為內凡物為外故曰定內外之分
在外者則有榮辱在內者則無榮辱知有
內外之分則能辨榮辱皆外境矣斯已矣
者言道理只如此也彼既以本心為重外
物為輕則豈有汲汲然以世俗為事數數
汲汲也雖然宋榮子之能固如此亦未有
大樹立作家處若列子者以身御風而行
虛空之間半月而後反其御風之時泠然
而善此形容其飄飄之貌也泠然飄然也
善美也彼既能乘風而行又視修身以求
福汲汲然惟恐不及者不足言矣未教教
者言其未肯似他如此教教也人之行也
在地列子之行也御風此雖免乎行矣而
非風則不可故曰猶有所待若夫乘天地
之正理御陰陽風雨晦明之六氣以遊於
無物之始而無所窮上若此則無所待矣
此乃有迹無迹之分也至於無迹則謂之
至人矣謂之神人矣謂之聖人矣無已無
功無名皆言無迹也特下三句贊美之又
贊美之也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
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而降矣而猶浸灌其
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
心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
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待子吾將為名乎
名者實之實也吾將為實乎鶴巢於深林
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
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
俎而代之矣

燭火炬火也日月既明何用把火時雨既
降何用抱甕堯謂許由立則天下自治而
必使我主此我自見其不足故以燭火浸
灌自喻也尸者主也致天下者言以天下
歸之汝也名不出於我而出於人則是在
外者也以名對實則實為主而名為賓吾
不為賓者言吾不以外物自喪其身也鶴
鶴偃鼠許由自喻也言其有以自足也偃
伏也偃鼠潛伏之鼠也歸休乎君言君且
歸去休不必來訪我也庖與尸祝其業不
同言我不能舍我之所樂以代汝各守其

所守亦猶尸祝不肯違越去其樽俎而代
庖人烹割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
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
有運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
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
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
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聾者無
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
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
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為
一世斷乎亂執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
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
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純糠特猶陶鑄堯舜
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肩吾連叔皆未必實有此人此皆寓言亦
不必就名字上求義理中間雖有一二亦
可解說而實不皆然也無當者無實也往
而不反者謂其大言只說前去而不回頭

也河漢天河也河漢無極謂天河在天不知其首尾之所極逕音徑庭音庭逕庭只言疆界遠速也大有其有也其言不近人情言非世俗所常有也藐姑射山名也水靈瑩潔也所養者全陽氣伏而不動故疑然若冰雪今之服氣道人亦有能為此者綽約者柔媚可愛也處子處女也則神全不食以下四句言其神妙也其精神凝然而定所居之地百物自無疵癘之病而年教自熟蓋接與之言如此狂與証同有吾以其言為欺誑而不可信也曰然者言固是如此也汝固疑而不信也文章之觀示鐘鼓之音聲人皆見之聞之而替者聾者無預此形骸之病也豈唯形骸有此病在心亦有此病言其心無見識猶聾聵然故不知此語而以為誑也時是也女與汝同前後解者皆以此時女為處子故牽強不通其意蓋謂如此言語豈是汝一等人能之此等人其為德也周游乎萬物之上而世自治彼豈肯弊弊然以治天下為事言

其無為無不為也斬與析同亂者治也言一世之人自析乎治我但無為而彼自治我何用自勞弊弊自勞之意也物莫之傷者言外物不能動其本心也稽至也水之大可以至天而斯人不满畢之甚可使金石融流土山焦枯而彼亦不熱言其無入而不自得也塵垢糝糠緒餘也謂此人推其緒餘可以做成堯舜事業豈肯以事物為意物者事物也為事猶言從事也陶鑄做成之意也據此一語便是郭子玄所謂不經者但其著書初意正要鄙夷世俗之儒故言語有過當處不可以此議之如李太白曰堯舜之事不足驚莫比夷齊事高潔與此何異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章甫冠也越人既斷髮不用衣冠宋人以此為貨而往越宜其無貴處也莊子此言蓋謂其所言廣大今世之人無非淺見此言何所用謂世不足與語此也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此章亦見廣而後知自陋之意以堯之治天下古今第一人矣而於汾水之南見四子於藐姑射之山猶且恍然自失况他人乎喪其天下忘其天下也窅然茫茫之意也四子既無名或以為許由瞽缺王倪被衣或曰山海經云藐姑射在冀海外汾陽堯都也在堯之都而見姑射之神即堯心也一本二迹三非本非迹四非非本迹也如此推尋轉見迂誕不知此正莊子滑稽處如今人所謂斷頭話正要學者如此揣摩前後解者正落其圈積中何足以讀莊子其實皆寓言也大抵謂人各局於所見而不自知其迷者必有大見識方能自照破也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鳴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

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
就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
我世世為泝泝就不過數金今一朝鬻技百
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
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
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就則
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
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
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瓠可為瓠者也齊瓠之子也一瓠之大其
子五石則亦可盛五石之水矣堅重也瓠
半瓠也瓠落淺而大之貌也掇擊碎之也
不龜手者言冬月用此藥而手不裂也泝
泝打洗也統絮也以有此藥而為人洗絮
數世以此為業也樽浮水之壺也以壺繫
腰乃可浮水故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莊
子既以不龜藥之事喻其不知所用乃曰
有此大瓠何不思之以為浮江之壺慮思
也何不慮者言子之思何不及此也蓬心
猶茅塞其心也此段之意亦謂見小不能

用大而已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
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
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
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
以候教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
於網罟今夫蓬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
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
為其側逍遥乎寢卧其下不天斤斧物無害
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樗惡木之名也大本樹之身也擁腫盤結
而瘰癧也不中繩墨規矩言其不中用也
立之塗近於道旁也此惠子戲以喻莊子
之大言無用也狸狌狐之類也教者物之
遊避者也伺候而欲食之方其跳梁之時
不避高下亦最小而笨黠者一旦為機網
所中遂殺其身辟法也機辟猶言機械也
蓬牛旄牛也其牛至大而不能如狸狌之
執鼠此意蓋喻世間之物有大有小各自

不同不可以大者皆為無用也無何有之
鄉廣莫之野言造化自然至道之中自有
可樂之地也役役人世有禍則有禍若高
飛遠舉以道自樂雖無所用於世而禍害
亦不及之即退之所謂刀鋸不加理亂不
聞也故曰不天斤斧物無害者安所困苦
哉惠子之問莊子之答如今人說隱語然
後人就比機軸繹多少文字其原實出於
此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一